

公孫宇著

青城劍客

上



· 目 录

- 一、青城逢异士····· (1)
- 二、寻迹江滨祠····· (22)
- 三、只身闯剑道····· (45)
- 四、避祸走江村····· (67)
- 五、草莽识好汉····· (94)
- 六、比武夺鏢····· (116)
- 七、荒山腾剑气····· (143)
- 八、柔情试侠士····· (167)
- 九、较技密林····· (195)
- 十、幽谷毒掌····· (218)
- 十一、芳心寂寂····· (243)
- 十二、伊人难忘····· (268)
- 十三、突袭彭山城····· (294)
- 十四、楼头羽箭····· (320)
- 十五、浴血江原····· (346)

- 十六、盛筵飞人头…………… (369)
- 十七、祸起萧墙…………… (390)
- 十八、莽帅枉捐躯…………… (414)
- 十九、古刹除奸…………… (436)
- 二十、风云难测…………… (464)

一、青城逢异士

金锁重门荒苑静，绮窗愁对秋空。翠华
一去寂无踪，玉楼歌吹，声断已随风。

烟月不知人事改，夜阑还照深宫。藕花相向
野塘中，暗伤亡国，清露泣香红。

——调寄《临江仙》

空山鸟语，林间蝉噪，松涛阵阵，鸣泉琮琤，使
这座道教名山越发显得寂静幽深。

时当炎夏六月，青城山上游人如织，虽然其中身
负黄布香袋的善男信女为数不少，但前来避暑消夏的
人更多，他们大都是本地或邻近州县的富商大贾，胥
吏豪绅，寻常百姓不到十之二三。

青城山，一名赤城山，因山形似城而得名，北连
岷山，南接峨嵋，峰高崖陡，涧壑幽深，相传为天师
张道陵设坛布道之所。宫观亭阁掩映于浓荫翠盖之间，
通幽小径穿行于丛林深谷之内，草木繁茂，松桧盘屈，
鹤飞鹿跑，霞蔚云蒸，真个是一派神仙境界！

昭庆宫，又名常道观，旧为黄帝祠，始建于隋大

业年间，唐玄宗幸蜀时改为道观，轩辕台古迹至今完好，石龕尚存，俗呼为“天师洞”。观南有六时岩，据《录异记》载：“每日六时，有自然水从崖上洒入涧底。有石龕，刻玄宗皇帝御容。”按明皇入蜀已七十余，而石刻造相状貌清奇，长髯虎目，殊无半分龙钟老态，识者以为蜀后主孟昶。

此时在六时岩下，正有一位年约四十许的中年书生领着一对小儿女站在唐明皇像前，双目蕴泪，哽咽道：“跪下吧，多磕几个头。”

那小女子已有十二岁，听父亲叫跪下磕头，便依言跪下，规规矩矩地拜了几拜。另一个男孩甫满九岁，模样却是又调皮又聪明，两只虎眼滴溜溜一转，非但不跪，反而把双手负在身后，问道：“爹，他是什么人？你不说清楚我偏不磕头，还用石头划他的脸！”说完果然弯腰拾起一枚尖锐的石子。

中年书生喝道：“胡说！快跪下！”男孩倔强地偏着头，嘟着小嘴道：“你不告诉我，打死也不跪！”中年书生气极，但知这孩子素来如此，丝毫强他不得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他是……前朝玄宗皇帝。”

男孩一听便跳了起来，道：“哈，原来是这个昏君！我不拜！‘汉皇重色思倾国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。杨家有女初长成……’”不由分说，竟自吟开了白乐天的《长恨歌》。

中年书生阻他不住，无可奈何，待他吟到“六军不发无奈何，宛转峨眉马前死”时方才打断他道：

“顺儿，这首诗乃是写唐明皇与贵妃娘娘深厚情义，并非述亡国之祸，你休得胡乱比拟。”男孩执拗之极，要强道：“女人是祸水，亡国倾家，愈美愈甚。这是先生教的，难道有错么？”中年书生道：“岂止有错，而且错之极矣！此人不但不昏，且是一代聪明帝王。无论如何，他总是姓李的祖先，你先拜过了，日后我再对你说知备细。”

那叫顺儿的男孩道：“好，你可别骗我。”这才趴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。

中年书生吟道：“翡翠帘前日影斜，御沟春水浸成霞。侍臣向晚随天步，共看枝头满树花。”吟罢已是泪盈双睫，泣下沾衣。

女孩儿望着父亲深感奇怪，忙拉住他道：“爹，你怎么啦？”中年书生连忙拭干眼泪，强笑道：“没什么。一时高兴，吟着旧诗触景生情而已。”顺儿抢着道：“我知道，这是花蕊夫人作的百首《宫词》第七十七首，你教过的。”中年书生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确是花蕊夫人所作，当时我也就在她身边。”女孩儿问道：“那你认识她了？这位夫人美吗？”

中年书生略为沉吟，答道：“美貌绝伦，而且才华出众，可说天下无双。”顺儿叫道：“如何？我说

先生所教再不会错的：女人越美，就越能为家国之害！听说蜀主孟昶就是因为宠爱她而亡国，身死他乡。”中年书生勃然变色，怒喝道：“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把你活活打死！”

姐弟俩从来不曾见过父亲发这样大的脾气，吓得双双跪在地上求饶，只顺儿脸上还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。

这中年书生名叫李起，曾在孟蜀朝中任右补阙，后涉江湖，归隐青城县故居，身遭亡国之痛，不愿听人非议故主，因而大发雷霆。此时见一双小儿女如此模样，心中大是不忍，柔声叫道：“瑞姐，顺儿，都起来听我说。”扶着两个孩子就在水边坐了，续道：“这花蕊夫人姓徐，也是咱们青城县人氏，以才色闻名于世，孟大王征召入宫，嬖宠专房，封为慧妃，宣赫显贵，其实却是个苦命的人。这些且不与你们多讲，她还作有一首《亡国诗》，听我念来：‘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哪得知？十四万人尽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！’试想，当时宋兵入蜀者不过数万，背城一战，胜负殊难逆料，而十四万人抛戈投降，这亡国之罪应由一个弱女子来承担吗？”

瑞姐答道：“当然不能，只怪那些兵将太也无用！”顺儿也自语道：“是呀，他们为什么不战？为什么不战？莫非尽都怕死？”

李起道：“所以，红颜祸水之说，自古就是那些腐儒为亡国暴君开脱之词。什么妲己、妹喜、褒姒、西施之辈，哪一个是一心情愿进宫去的？以后你们就在家读书，长点真实学问，不必再到私塾中去，省得听那三家村的冬烘先生胡说八道！”瑞姐、顺儿连连点头称是。

蓦地听得背后有人哧哧怪笑，李起回头一看，见一伙人正站在那边指手画脚，笑个不停，连忙站起身来，将泥金纸扇一收，唱了个喏道：“不知诸位何故发笑？”

只见为首那人年近花甲，广颧阔面，团团如富家翁，满腮连鬓胡须长可半尺，躯体肥胖而肚腹奇大，身着鹅黄色云锦衫裤，想是怕热，敞着怀，白藕似的胖手里捏了一把镶金象牙柄骨的羽扇，遥向李起一指，大刺刺说道：“你就是那个什么‘肝胆书生’？好呀，背后谤讪圣朝，心怀伪蜀，大逆不道，该当何罪？”

李起心头一凛，随即哈哈一笑道：“李某谈诗论文，教诲子女，怎敢妄议朝事？老先生只怕错听了。”忽听另一人道：“李大人倒好闲情逸致，到青城山上来教子读书，还巴巴的在这六时岩下对着唐明皇大磕其头！”

说话的是胖子身边一名精悍壮汉，满脸横肉，目露凶光。李起认得此人叫曹光实，当年曾为孟蜀永平

捕盗游奕使，因心黑手辣杀人无数，被仇家杀了满门，后来降宋，做了“义军都指挥使”，更是变本加厉，一次在黎州就杀了“残寇”千余，手下士兵的刀剑大多缺口卷刃，连汉水也被血水染得通红！

李起一看是他，心里打了个突。也不知他因何到此，用意何在，更不知面前这胖老者是什么人，看那声势只怕来头不小。正沉吟间，又听曹光实道：“这位上官老太爷，曾做过洋州粮料使的，极受圣上宠眷，目下在家纳福，为人最是豪爽，端的挥金如土。听说李兄文武双全，有意聘为西席，教导二位公子。”

宋灭蜀后，将两川库存的金玉珠宝及民间的铜布米麦一一征集，重货则调发船只，自三峡而下，储于江陵，再由河道转运京师；轻货如纹穀之类，则自京城至两川设传置，发戍卒负荷搬运，每四十人所荷为一纲，号为“日进”。当时凡为“传置”或“粮料”官的，无不以侵民聚财为己任，以买权徼势为能事，骄奢淫逸过于王侯，却害得蜀中府库空虚，民间衣食不全。

李起心怀忿恨，但不稍形于色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在下山野村夫，岂堪为人师表？请曹大人另举贤能吧。”这最后一句话把曹光实臊得满脸通红，大叫道：“姓李的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李起笑答道：“李某生平最不喜饮酒，尤其是为富不仁之辈。”

曹光实恼怒之极，手按剑柄，思绪翻转，正自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同他放对，只听有人说道：“师父休恼，且看我弟兄拿这反贼！”回头一看，正是二位少爷，长名上官奇，次名上官正，都是十七、八岁年纪，从曹光实习武数载，正是血气方刚，目空一切，今日才遇到一展身手的机会，如何不在师父面前卖弄？

李起一见哈哈大笑道：“在下一介寒儒，要锁要拿任你自便，何必动刀动剑？”伸手把两个孩子拉到身后。

瑞姐早已吓得瑟瑟发抖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只差哭出声来。那顺儿却不一般，虽只九岁，生就胆大，又是一副倔强脾气，此时把衣袖一挽，抢在父亲身前双手叉腰一站，虎目圆睁，叫道：“谁敢动我爹，小爷跟他拼了！”虽是小人语嫩，声势倒也不弱。

曹光实等人要是平时见了他这神态，怕不笑痛肚子！但此时谁也笑不出声，甚至有点可怜这孩子。上官奇大步上前，伸手便待把他拉开。曹光实大叫道：“公子小心！”

但已迟了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上官奇右腕已被扇柄打中，手一松，长剑落在地上。李起从容拾起，正好迎住上官正指向胸口的剑锋，左手折扇也把顺儿拨到身后，飞起右腿将上官奇踢了个跟头。然后右腕运内力一翻一绞，上官正长剑脱手飞出，插入岩壁三

寸，剑身不住摇晃。

这还是李起不愿伤人，要不然上官兄弟哪还有命在？这主要是他在本地世代居留，有家有业，虽不很富，生活也不拮据，更兼妻室早亡，儿女幼小，是以不想炫技致祸，从小到今，邻里故旧无人知他身怀绝技。其实除此之外，他另有隐衷，因此不想无端结怨，启祸招灾，乡居七年来千忍百让，就是天大的气也一口咽下了。

上官兄弟一招落败，空着手双双退回，站在老父身后默不作声。

胖老者羽扇轻挥，赞道：“高明，高明！令老夫大开眼界。”回头又骂儿子：“无用的东西！哼！”这声哼却是向着曹光实的。

曹光实面皮再老也站不住了，明知不敌也只好拔剑上前，叫道：“李起，你是伪蜀逃官，本朝钦犯，我奉旨拿你，还敢拒捕么？”

李起正色道：“赵官家亲口赦免蜀中官兵将帅，哪来的什么‘逃官’、‘钦犯’？你如请出圣旨，我便束手就缚，否则凭你那点功夫，只怕还不配拿我！”曹光实用剑指着李起道：“好，我正要领教你金觉寺的武功！”左手剑诀一领，亮出“丹凤展翅”的门户。

大乘金觉寺在彭州白鹿山，晋时高僧佛图澄所建，武功独树一帜，不属少林旁支，李起自幼在此习艺，

罕为人知，如今听曹光实一口叫破，心头好生诧异。

顺儿自来喜欢听武士侠客故事，什么伍员举鼎，高祖斩蛇，黄巢杀鬼，红线盗盒听得津津有味，其它如要离、荆轲、豫让、聂政、越女、昆仑奴、聂隐娘等大批刺客、剑客的故事更是百听不厌，今天才知道朝夕相处的父亲竟然就是武艺高强的剑客，如何不喜？伸手夺过李起手中的扇子道：“好呀！爹，你有这么好的武功，为什么不教我？”

李起双目注敌，无暇与他多说，随口道：“好，今天回家就教。你快同姐姐站到岩石下面去，看爹打狗给你们看。”顺儿眨眨虎眼问道：“这山上哪儿有狗呀？就是这个人吗？”李起道：“他形貌似人，其实连狗也不如！”

曹光实恨怒已极，大叫一声扑上前去，长剑一挺，直刺对方咽喉。他本来紧闭门户以逸待劳，李起还当真无法攻进圈子，谁知他受此一激动了真气，取胜心切，这一来便露出了老大破绽。

李起等他剑尖堪堪刺到，这才闪身避过，伸剑削他手腕。曹光实能做到都指挥使，也有几分真实本领，一刺不中，连忙回剑自保，反点对方肩窝。李起拧腰矮身，避开敌剑，径刺小腹，曹光实无可闪避，只好一个倒翻跟斗躲了开去。

两人交换了四、五招，双剑未碰一下，可说都是

高手，但比对之下曹光实已输了一筹。李起弹剑笑道：“彼此都未吃亏，再来，再来。”曹光实挥剑又上，同李起斗在一起，只见剑光霍霍，交击处“叮咣”之声不绝于耳。

瑞姐吓得用手捂住双眼，早已哭出声来，九岁的顺儿却手舞折扇，上下跳跃，学着比剑的样子，大笑大叫，众人见了暗暗称奇。

约摸过了半个时辰，忽听李起大喝一声：“着！”只见剑光起处，曹光实犹如吃醉了酒，跌跌撞撞冲了出来，左颊被拉了一道口子，长逾三寸，深澈见骨，连上下牙床的后槽牙也露了出来，血污狼籍，更显狰狞。

上官老儿把羽扇一摆，身后的一群打手蜂拥上前，上官奇、上官正也接过花枪跟上。眼看就是一场群殴混斗，李起想不伤人已势所不能，就是一双小儿女也无法保护，顷刻间便要血溅名山，也不知有几人要命丧当场！

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危险时刻，只见一僧一道从常道观踱了出来。那和尚须眉如银，面色红润，双目精光闪射，身穿灰布直裰，手捻一串佛珠，容色不怒而威。另一位老道面如满月，青须垂胸，剑眉星眸，头戴马尾编就透风道冠，身着青色道袍，手执麈尾，飘然有出世之概。李起认得他叫青峰道长，

是上清宫住持，却不识得那和尚。

青峰道长缓缓走到两造中间打个稽首道：“青城乃名山胜地，天师修炼之所，诸位最好不要在此喧哗，杀人伤命。上官施主，还是把你的人叫回去吧！”说着手中麈尾往外一挥，上官正兄弟同那几名护院打手身不由己地连连后退，就是曹光实与李起也各往后退了三步，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。

上官选气得肥肉直抖，但想自己在西川毫无势力，要讲打恐怕也不是老道的对手，肉泡眼一转，立即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看在道长金面，不跟这小子理论，走！”带着一帮人下山去了。

李起躬身谢道：“多蒙两位前辈解围，学生深感厚德。”青峰道长道：“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这上官老儿乃当今宠臣，李兄今后尚须当心才是。”李起道：“谨遵道长教诲。”

那老和尚自出观门就一直同顺儿低声笑语，一老一小甚是投机，对周遭一切似都不闻不见，此时方站起身来，一捋银须道：“青峰牛鼻子爱充滥好人，老衲可没有替你解什么围！”

李起忙道：“大师虽未开口，但亲临斗场，晚辈同样感激不尽。”老和尚双手连摇道：“不领情，不领情！我自逗徒儿，与你何干？不相干，不相干！”李起愣在当场，茫然不知所对。

青峰道长笑道：“这位是嵩山少林寺的灵谷上人，欲收李兄的公子为徒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李起愕然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灵谷上人道：“是呀，这孩子资质、悟性无一不是上上之选，真是个好胚子！只看他刚才以扇代剑模仿招数，全不管身处险地，这份胆量就不是寻常孩子所有。哈哈！也是我师徒有缘，跟我回少林寺后，不出十年保你名震江湖！”竟高兴得象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，仿佛这小顽童已经成为了他的弟子一般。

李起大惊，忙道：“上人恕罪则个！小儿年幼，倘骤离乡土，只恐水土不服，如有闪失，愧对亡妻，还请上人另择高徒。”灵谷上人听他推诿不允，双目一瞪道：“胡说！除了他，叫我上哪去找一个更好的？你既不舍得让他远离故土，老衲就在百里之内觅地教他，如何？”

青峰道长也道：“令郎不但骨骼奇佳，而且生具异相，有王侯之份，将来必是朝廷栋梁！”

岂知李起听了勃然变色，冷冷地道：“李某纵然不才，却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，更不靠子孙求取富贵。二位都是遁世高人，想能谅解在下苦衷，大恩容当后报，告辞！”领着一双儿女拂袖而去。

青峰道长愕然，不明白自己讲错了什么话；灵谷上人眼睁睁看着一个千伶百俐的小徒弟舍他而去，气

得大吹胡子，埋怨青峰不已。

诸位，李起为何不愿儿子远离？及至听到“王侯之份”、“朝廷栋梁”又为何勃然变色，竟然连两位世外高人也不屑一顾，昂首下山？这李起端的是什么人？

原来李起世居青城，祖、父都仕后蜀为官，李家同徐国璋毗邻而居，李起与徐女自幼在一起读书玩耍，耳鬓厮磨，两小无猜，俨然是一对小夫妻，双方家长见了也甚喜欢，暗结秦晋之好。转眼间李起已到十二岁，被送到彭州白鹿山大乘金觉寺随冷禅法师习艺，历八年寒暑，内外功都已有相当火候，辞师下山，归家之后，方知徐女已为蜀主孟昶征入宫中，封为贵妃，气得捶胸顿足，大病了一场。

病愈之后，李起便要去找蜀主拼命，被父亲拦住，说是四代子民，两辈为官，为臣为子者须当尽忠尽孝，割爱舍身，不可做出无父无君的事来，贻祸九族，更何况李家数代单传，岂能无后？不由分说，替他娶了位姓卢的女子，择吉成亲。

卢氏虽不如徐女美貌，却也姣好贤慧，侍奉公婆对待丈夫无微不至，过了两年生下一子，取名自荣，合家大喜，只有李起仍是郁郁寡欢，对妻子也是不苟言笑。卢氏觉得了无生趣，郁结成疾，不久一病身亡。

恰巧这时李父告老致仕，有司荐李起荫职。李起

本无意为官，但痴心一片，觉得去成都做官，虽然等闲不能见面，总是离心上人近了许多，因此经过铨选、策试，得中进士，当了一名“右补阙”。这是一名言官，高于“拾遗”，职务是对皇帝进行规谏，并可以举荐贤良，相当于皇帝的顾问。这在李起来说也算满意，他认为能够时常见到皇帝就有机会见到徐妃。

事实正如所料，蜀主孟昶是个好色贪玩的君王，时常携了宠爱的妃嫔出游，李起虽同徐妃见过几次，但彼此只能以目传情，一句话也不曾说过。

每到此时，李起便会咬牙切齿地想到：“这就是抢夺我妻子的人！我杀了他，我杀了他！”却又下不了手，这并非他手软，也不是胆怯怕逃不出去，而是想到孟昶一死蜀中便会大乱，而后周、南唐也定会趁虚而入，到头来倒楣的总是老百姓，孟昶虽是昏君，但对百姓还算是比较好的，因此把一腔怨愤都吞入腹中。

徐妃长在宫中无事，作了百首绝句来排解隐幽，被孟昶看见，大赞其才，赐号“慧妃”，找了几名花间词人，将这百首绝句中的哀婉凄切之处尽皆删去，添上艳词丽句，成了“宫诗百首”，命坊间刻了印出来颁发全川。李起读了那些“宫词”，以为徐妃终被富贵所迷，溺于宫廷燕乐，虽是珍藏诗册，却是把原来的一片爱恋痴迷之心尽都冷了。